

人间物语

忆林

石头记,爱在宜兴老虎山

| 吴立群 文 |

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
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

周末,我回宜兴张渚老家喝喜酒,并且做证婚人。酒宴设在隐龙谷。听当地人说,这个酒店很高档,占地面积3600亩,其中绿化2000亩,精心打磨了6年,但它原来是个石宕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未改道路路改。靠着无远弗届的导航,汽车七拐八拐,开过熟悉又陌生的田地、沟渠、农舍,开进了一片环山庄园。又开了小半天,终于来到气宇轩昂的酒店跟前。没有在第一时间进酒店,我被眼前的一汪湖水拽住了。山中有湖,湖面广阔,这本已堪称胜景,怎料湖中还有高矶,矶上更是草木葳蕤,上有飞鸟蹁跹。再仔细看来,只见湖水清碧,蓝天倒映,远山相衬,格外妖娆。老同学热情地告诉我,这是“宜兴马尔代夫”,是网红湖,因为岩石里的矿物质使水体特别好看。他还说,周边经修复的石宕,基本上都有这样的“标配”,这就吸引了很多观光客。妻子并非土生土长,此情此景于她无动其衷,但活泼山水的灵秀样貌,周遭植物滋润清新的自然气息——仿佛还有其它——却强烈地吸引着我,温暖着我。是什么?我努力探究。是酒店之高档与地理位置的巨大反差,是原本残山与而今秀水的天翻地覆,是今日生活与昔日悲苦的脱胎换骨,或者还有其他什么?

张渚多山,靠山吃山是硬道理。20世纪80年代,与石头相关的企业遍地开花。乡人都知道,大概3年“吃”掉一座山,我现在所处的东龙村老虎山石宕,最多时有21个村在开采,张渚因此成了华东地区最大的建材市场。

石头开采后,或轧成石子、沙子,或烧成石灰,由水路外运,少年时我第一次独闯上海滩,就是缘于这运沙船。我的三叔和周边众多农民都以采石为生。一次放炮,他因未戴安全帽而遭落石击打身亡,婶婶带着两个女儿改嫁。邻居张某兵也是家破人亡,赵家儿子则被飞石击瞎一只眼睛……这样的事每隔三岔五上演,无知和无奈是不变的基调,老天也只是偷懒地换一换主角、方式和地点。

当时的渚东乡90%的经济来源靠石头,东龙村有近百只石灰窑罐。每天清晨,唤醒我的不是公鸡,而是一阵接一阵响起的拖拉机发动声——出发前往老虎山。老虎山,祖山窑,狮子山(茗岭)一天天在消逝,少年的我日渐长大……隆隆炮声、滚滚车轮、皑皑烟雾、横流污水,少年所见至今深刻脑海。

昔我往矣,残山剩水。
今我来思,绿水青山。

新郎小夏也是宜兴人,当兵转业到无锡市某机关工作。他响应市里“双百行动”号召,受机关委派到家乡某村挂职共建,这既是他人生坐标上的回归,更是跨进了城市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。

宴席散去,食客来去匆匆。显然,他们被美酒醉倒了,而不像我,独自醉倒在这片迷人的湖光山色里。

他们中也有于上车前浅浅一瞥的——就像酒桌上浅尝的我,却不知道脚下的土地,曾经叫作老虎山,更不知道,老虎山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过往。我踽踽独行,妻子问我是不是丢了钥匙。

高中同学胡如今是名记者,而且是专注于家乡发展变化的驻地记者。他说,2003年起,张渚镇下大力气部署建材产业转型,全镇共关停100多个矿山宕口、200多个石灰窑、近300个建材码头。曾经热闹的老虎山终于沉寂下来了。隐龙谷酒店,就是当地企业家利用废弃矿坑建设的温泉酒店。

曾经的矿坑变成了一潭碧绿的湖水,曾经满目疮痍的老虎山成了生态“客厅”。这不啻川剧里的“变脸”,但它又是真真切切的大型实景剧,剧里有历史,有逝去的三叔,改嫁的三婶,少年旁观的我;每天上演的是现实,他们是由采石工转型而来的酒店员工,是见证了“脏张渚”“灰张渚”而今热情报道美丽乡村发展的记者,是隔三岔五来举办草坪婚礼的新人。

记者同学告诉我,生态“客厅”的“养成”为村级发展开拓了新思路。隐龙谷现在不仅在为东龙村带来了大量可支配收入,还解决了村里400多人的就业问题。而在美丽乡村打造上,东龙村更是得心应手。近年来,东龙村投入2000多万元,对村庄民房进行艺术化立面出新,并且完善了道路、广场等设施。前几年,东龙村鱼桥入选第九批次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名单,这里的小桥流水、农家宅院成了城里人的打卡新选择。

站在这样一个有故事、有“深度”的湖边,我的感受也就复杂起来,这不仅仅因为湖光山色,而是有幸走进“时光隧道”,在有限的生命里看到了具体而微的沧海桑田变化,因而它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示。

“隐隐飞桥隔野烟,石矶西畔问渔船。桃花尽日随流水,洞在清溪何处边。”这是一千年前唐代诗人张旭在鱼桥留下的作品《桃花溪》——对的,就是前面所说的鱼桥。但我要申明的是,他所说的“石矶”并非我眼前的“高矶”,我眼前的,浑身上下布满凿痕;我的“高矶”二字,也绝不是借用张旭所言,它是我油然而生的两个字。睹此矶思彼矶,我感受到了作家阿来的感慨:“这片深广的土地,创造过、辉煌过、悲怆过的民众,在苦乐之间,延续着生生不已的生活。”看着想着,我想到了永恒与短暂。

扬之水,白石凿凿……既见君子,云何不乐?

扬之水,白石皓皓……既见君子,云何其忧?

扬之水,白石粼粼……不敢以告人。

参加婚宴是喜事,但于无意中,我踏入了当年三叔和许多人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的地方,不由地悲从中来。但更多的,是内心的喜悦:我见证了一部“石头记”,它关乎爱情与婚姻,关乎爆破与修复,还关乎“不敢以告人”的悲喜。

明年还要来看山看水。明年不仅仅是来看山看水。

儿时的年味

| 顾建明 文 |

在我的人生中,已经过了七十余个春节。我印象最深的春节,不是改革开放后不缺酒肉的春节,而是荤腥难得上灶的儿时春节。我们无锡东乡有句俗话:小信(小孩)巴(盼)年到,老人巴谢灶。意谓小孩子到春节时可以大饱口福了。

年味伊始于蒸年糕,年前的几天时间,家家户户都会将糯米、粳米按一定比例磨成粉,准备好硬木柴灶,购买糖精和配给的古巴黄糖。等到一切安排就绪,左邻右舍就会约定蒸糕的日期。在农村不是每一个男子都会蒸糕的,这是技术活,我们顾家湾蒸糕技术最好的是阿二公。

因白天忙于参加农业生产,蒸糕往往在晚上。蒸糕场所设在阿二公的厨房,室外是冰美人的乐园,室内是小屁孩的春天。蒸汽透过窗棂飘腾,融化中的冰凌柱吧嗒吧嗒流泪,惊醒了屋檐下的麻雀,毫无目的地飞向天空。随着松糕的频繁出笼,整个村庄弥漫着香糯甜的年糕味。

品尝第一笼松糕是约定成俗之事,当阿二公把松糕从蒸笼中倒扣在长条(春凳)上时,大人们都会抓上一小把捧在手里,双手将松糕倒腾到不烫口时慢慢品尝,哪家的糖精少糖精多大家心知肚明,糖精多了收口苦茵茵,但谁也不作评论。而我们这些小屁孩为了吃松糕,已饿了一顿晚饭,这时忙不迭将每户人家的头笼糕吃个遍。随着松糕在胃里发酵,我们撑得连打饱嗝,最终换来的是一夜难受,又省了翌日的早饭,甚至午饭。

揉年糕除了力气和技艺外,还要双手不怕烫,阿二公手缠白棉布,松糕在他的反复搓揉下,终于成为长长绵绵的糕条。阿二公在一旁喘息时,他的下手们用扎鞋底的粗棉线将糕条切割,一块块麻将牌式的年糕静卧在竹匾中,我们争相在年糕上盖带吉利字的红印。待年糕不



念春天

摄影 朱谱清

粘手时,主人会将它们置于容器内,年糕之间用草木灰隔开,这样存放的年糕可以吃到清明。

大年初一,小伙伴们穿着崭新的蚌壳棉鞋(由状似蚌壳的两片棉布缝合)聚在一起炫耀压岁钱,那时的压岁钱一角两角五角钱不等,假如拿到一元,那可是中大奖了。当然,年初一能穿上新衣服,那与压岁钱就不在一个等量级了。记得有一年春节,母亲给我们兄弟两人各做了一件灯芯绒罩衫。在那个年代,灯芯绒是流行的布料,它保暖、耐穿、时尚,那件外套使我热乎了好几个年初一。

初一那天,男女老少穿着新衣服到鸿声市镇上去走秀,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大部分人是毫无目的地人看人,人挤人。我们遵循家长的规定,用压岁钱买了几个洋泡泡。中午回家时,我们一路上吹着洋泡泡,一路上互相追逐,若不小心摔倒,洋泡泡也就“啪”了。回到家后,剩余的压岁钱就得悉数上交给父母。

正月初一,我家的亲戚们到街上的饭店门口碰头,商定好春节期间走亲戚的日脚,免得到时摸个冷大门。

春节期间的食材,除了素菜和家禽外,其他基本上都是配给的。去排队买鱼就是我的差事,凌晨两三点钟,我们就会结伴去市镇上买鱼。到了镇上的咸货行,大家依序将竹篮子放入队列,然后走到沿街的店铺前,为了抵御寒冷,双手拢着袖子,或蹲在石阶旁,或倚着木栅板,眼巴巴地等候咸货行开门。

购买配给的猪肉,由哥哥负责,买肉的秩序比较乱,全凭着力气往肉铺前挤。现在被视为垃圾食品的猪下水,当时可是宝贝。猪下水不列入计划,买到它全凭关系。于是,斩肉阿虎成了当时的大红人。

春节走亲戚也是各家“显宝”的时候,我每每到姨妈家去,她家的宝物就是一箱连环画,我往往看得着魔。我家因贫穷,买不起连环画,母亲只能把我的奖状、成绩单和作文本拿出来显摆。听到亲戚们的赞叹声,我很不高兴,而是埋怨母亲公开了我的隐私。

久盼的大餐终于上桌了,农家的冷盆往往少不了石花菜、白斩鸡、猪头肉、绕肝肠、发芽豆、水煮鸡蛋、油渍黄豆。正菜除了时鲜蔬菜,还有四喜肉、东坡肉、红烧鱼、跑盐鱼块、油渣烧笋干等。年萝卜汤是少不了的标配,汤里有蛋饺、肉丸、菠菜、黄豆芽、油豆腐塞肉之类。

那时走亲戚前,先得聆听母亲的一番告诫:亲戚家的东坡肉和红烧鱼是不能动筷子的,因那是看菜。反之,亲戚到我们家来做客,也不会吃这两个菜的。假如与父辈们去姑母家,则会有幸吃到红烧肉,天下娘舅大嘛。等亲戚们走后,母亲也不许我们吃残剩的冷盆,她会拿出后备的冷菜和这些剩菜重新配成冷盆。

俗话云:到仔正月半,打开橱门看一看。到了那天,橱内已空空如也。此时,春节的年味也就烟消云散。